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二十三回 美償美兩場大棍 債還債一葉扁舟

秦淮明月楚江秋，往事空悲碧水流。 鳥啼自鳴三月柳，飛花常送五湖舟。
誰家羌笛梅先落，處何雁秦箏不留。
忍向鍾情桃葉渡，香花片片過溪頭。

單表這翟員外因迷戀銀瓶恣色，不惜千金結歡了李師師，招在家中，每日花攢錦簇，醉舞嬌歌。常言道，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子弟村。這子弟行中鴿兒愛的是鈔，粉頭愛的是俏。假如潘驢、鄧小閒一件不全，也不是嫖客。何況這翟員外只有了兩個字，那銀瓶少年喜的風流乖巧，翟員外幾個慳錢那裡看得上。雖是勉強陪他來坐坐，不住的往後園裡走，或是過夜到了床上就推說是心疼把臉朝裡睡去了。常是這等睡到半夜，就走進去不出來了。要是別家巢窩就是罵搗子打粉頭，做些硬勢好使他怕。這李師師是有名花魁養就的門面，誰敢往下看他。況這翟員外使過千金財物，偏要在人面前支架賣弄這銀瓶怎樣和他抓打拿情，就死也不肯說嫌他的話。常言道子弟使了昧心錢，又道年久子弟變成龜。他就明看出幾分破綻，和玉卿勾搭也只不过是幫閒的來湊趣，先拜認的姊妹，一字也不疑，只落到別人吃饅頭他管燒火。後來鄭玉卿見銀瓶辭的他不像體面，到了後園閣子上，勸銀瓶道，你還俯就他個體面，咱好行走，弄得他淡了，生起疑心醋起來，咱倒不便。

那銀瓶是沒良心的女兒，那知巢窩裡拿抓孤老的手段，他蹙著眉兒道：看他那個臉彈子，生稔煞。一個嘴唇，不知多大，常來人臉上，怪毛瞪瞪的，一口蒜氣，倒著人噁心半日。隨他怎麼，我去睡不成！到了七月初八日，是翟員外的生日，李師師家設了四席酒，叫了一班小優兒，請的是這些幫閒子弟，叫丫頭們先陪著斟酒。到了月出時候，李師師和銀瓶打扮得和素娥相似。方才出來把盞入席。把大門鎖了，把桌面移到堂前，另添換的酒果，先是銀瓶送了客的酒，到了翟員外的酒，他偏不送，就送師師的酒。玉卿一齊插口道：這才是兩口兒，偏俺們就外客。師師笑道：熟不講禮，姑娘到房裡下個私禮兒罷。大家笑了，那小優兒一個是箏，一個是琴，唱了一套繡帶兒。

【繡帶兒】金盞小，把偌大閒愁向此消，多情常是無聊。暗香飛何處，青樓歌韻遠。一聲蘇小含笑，倚風無力還自嬌。好些時吹不去，彩雲停著。

【降黃龍】心焦、難聽他綠慘紅消，為他半年倚雕欄，恨花風早。倩盈盈衫袖，倩盈盈衫袖，把玉山持倒。恁多情、似伊風流年少。暮雲飄，寸心何處，一曲醉紅綃。

直吃到三鼓，眾客方散。翟員外餘興未盡，指望移席到他臥房，和銀瓶挨肩迭膝，倚著偎著一遞一口兒親近玩耍，也不枉了我費這些鈔。誰想銀瓶陪完了席，只想著鄭玉卿沒和他敘舊情，悶悶不足，一直到了後園閣子，開放月窗，拿起琵琶，唱一套〔憶阮郎〕

【三交枝】燭花無賴背銀缸，暗摩瑤釵待玉郎。回抱相偎愛，顰眉掩袖低回。到花月，三更一笑回，春宵一刻千金價，挽流蘇，羅幃顫開，結連環，紅襦襖解。

【前腔】驚鸞鳳，駭誤春，纖著香腮。護丁香怕折新蓓蕾，道得個豈蔻含胎。他把玉侵香怎放開，俺尤雲雨權待。吃緊處，花香幾回斷送人，腰肢幾擺。

翟員外獨坐燭下，長歎一聲，覺得好沒滋味。因房裡沒人服侍，師師撥了櫻桃來侍候姑爺，就來替他鋪床。翟員外問道：你姑娘那裡去了。櫻桃道：姑娘身上不淨，向後房裡洗浴了才出來。這員外慾火燒身，淫心四溢。看見櫻桃雖沒甚姿色，打著個鬢兒，頭髮剃到口角兒，穿著青羅衫兒，月白縐紗褲兒，小小紅鞋兒。一時動興，把櫻桃按住，那丫頭又不肯依，當不起那翟員外粗大有力，掙不起來。就剝下底衣，分開玉胯，直中間。那櫻桃原被銀瓶撮擁，上著玉卿偷了二次，不曾經大創。不覺哀苦告饒，怎禁得起他恣情抽送，弄得暈了半日方泄。櫻桃怕銀瓶知道，故又不敢說，只得抹了血跡，一溜煙走了。正是張生不得鶯娘意，借著紅娘且解饒。

原來鄭玉卿和銀瓶約下，叫他在後園等他，因銀瓶不肯出去陪翟員外。彈著琵琶道個信兒，玉卿伏在河崖柳陰下聽那琴瑟聲，知道銀瓶在閣子上等他。蹺到園邊，有個短牆兒，跳過來，悄悄到閣子上，見銀瓶還沒睡哩。上得胡梯就咳嗽了一聲，銀瓶知道，把燈吹滅了。上得樓來，二人同心密約，再沒別話。把銀瓶抱起，自後而入，覺鬆美異常。知道深夜無人，因此慢送輕迎，各人盡興而止。

卻說櫻桃被翟員外弄怕了，走到師師院子，還沒睡哩。師師問道：「姑娘在前頭和你姑爺吃酒哩。」櫻桃把嘴角突著道：「沒在前頭，往閣子上去這一會了，他不出來，叫人家麻煩我。」師師道：「一個大生日，不陪他在邊，卻來自己睡，不惹得姑爺怪麼。」說著話往園子裡走。到閣子邊，見把門掩著，有人在上面說話哩。師師站著了腳。只聽見銀瓶道：「咱兩個的事，休教媽知道，若知道，你就不好來了，你也來得勤了些。」鄭玉卿道：「你放心，不妨事，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狀了，那一夜在書房裡，把他弄個死，哄得他進去了，我才來你閣子上來，他就知道，也不相干。」又誇師師的床上好風月，怎麼樣玩耍。師師聽到此處，不覺傷心大恨。心裡想道，這小廝把銀瓶耍了，還拿著我賣風情。就悄悄的回來。叫起七八個女人，拿著大棍拴，藏在園裡。才大叫閣子上是誰人說話，嚇得玉卿穿衣往外走不迭。才待扒牆，被這些女人們上去一頓棍棒，沒頭沒臉打個鼻青腫，才放條路越牆去了。從此吩咐家人，再不許鄭玉卿進宅子，師師才上的閣子上來，把銀瓶大罵一頓。還要拿鞭子來打，嚇得銀瓶跪在地下，不敢言語一聲。師師道：「我這樣抬舉你一場，反背你地偷漢子，拿著我墊舌頭兒，好不好我剝了你的衣裳，叫你和巫雲這般兒去站門子，不拘甚麼漢子，給你掙錢養漢。」銀瓶只是哭道：娘教我知道了。師師罵到四更時候，才下閣子去。使兩個丫頭守著銀瓶睡不提。

到了天明，嚷得滿院子知道了，說是園裡有賊，虧得知覺趕散了。翟員外雖不做聲也放在心裡。從古說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這玉卿和銀瓶勾搭了一年，這些粉頭也都看破幾分。玉卿和師師有些連手，誰敢說他。又見銀瓶把頭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家給他裝在盒裡，也都不平。那日合當有事。翟員外到八月十五日，又請他幫閒兄弟吃酒。見鄭玉卿淨手，一個小紅葫蘆兒金線結的，原在銀瓶抹胸前，卻怎麼在他腰裡，十分疑惑。翟員外因銀瓶不奉承他，也久有不快，掀起玉卿裙子，裝看荷包，輕輕的一手揪下來，只弔了根繩兒在裙帶上。玉卿忙來奪，只是不放手。玉卿怕翟員外心疑，就放下手來道：「哥你明日不還我，管情拿你件好東西來換了。」大家散了，員外回到臥房。見銀瓶不在，使櫻桃叫後三遍不出來，員外十分不快，使櫻桃稟媽媽去。這銀瓶從犯事以後，也不敢十分拒絕翟員外，自知自愧，出來幾遭，只是勉強，全無實境。那翟員外得了紅葫蘆，在燈下看著銀瓶道：「我有一件東西，是一個人送你的。」銀瓶不知道，只道是好話。問道甚麼物，翟員外取出紅葫蘆來道：「你的物兒，怎生送鄭玉卿了。你家拿著我裝幌子，你可養漢。」把那紅葫蘆照臉一摔，銀瓶道：「這件東西就沒有一模一樣的，怎麼就執著是我的。」翟員外惱了，把抹胸揪起來道：「是不是係這個去處，因什麼沒了？」把銀瓶打了兩個巴掌，險不跌倒地下。拿起一根拴門的棍子，一把彩倒，打了幾十下。虧了櫻桃拉開，銀瓶哭著往後房去了，翟員外怒氣沖沖的叫開大門，和小廝往他家睡去了不提。

後來樂極生悲，甜中生苦。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世間都是這等變化不常的，月明還有虧缺時，何況這世事人心那有沙糖到底的。這翟員外走到他宅子裡，尋思著惱了一夜，才知道玉卿串著鴿子著我使慳錢，他做了嫖客。這不是俺賣酒他先醉了。次日請了孫寡嘴來告訴，要著他上李師師家說話。我陪著一二千銀子，不得和老婆睡一夜，到貼了別，我當著個不要宿錢的忘八。不如看個日子抬了我家裡來罷，可不容見客了。如今弄得又不像婊子，又不像良家，不如我明明教他去接客了。一面去說，李師師因漏

出馬腳來，也沒說話。只推道姑娘年幼，不知好歹，著姑爺生氣。等慢慢的你京裡修起個宅子，齊齊整整的，有些體面，人也好。孫寡嘴回了翟員外的話。李師師這裡又請將鄭玉卿，要央他同翟員外說話。玉卿使性子不來。

請了兩次，玉卿有心要看銀瓶，怕扯脫了，忙忙來到客廳上坐下。只見櫻桃掀簾子道：「姑娘有句話叫你二更天過來說。聽著我喚貓，就過來。」一言未了，巫雲出來，驚得櫻桃走了。李師師請進玉卿進書房說話道：「好好人兒，小小的年紀，裝風詐癡，撒漫的一句話也藏不住，和這些孩子們驢狗吃的，有一點老成的氣兒！這門戶好容易裝得體面，你件件不細密，如今恰又著人看破了，甚麼道理。當初說過銀瓶不許過門，是你親講的，有寫的婚單。今日翟員外著孫寡嘴來說，要抬過銀瓶家裡去住。住也要講過亮，不拿些天大的財禮，也難道就使頂轎白抬了去？」好個鄭玉卿，見李師師又動了財心，就順口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翟員外當初的禮場，不過是包身上的光景，今日要一手兩開的營生也惜不得費，娘這裡甚麼口氣，兒子好去說。他昨日從洛陽販了五千筒青白布來，營裡官兵們出不上價，還沒賣哩，一時無錢就兌過貨來也罷。」說的李師師喜了，才問道這紅荷包的事，他把銀瓶打了幾下，都是你惹的，我看你甚麼臉兒見他。說著笑了。玉卿道：「我們小人家好頑，那日問銀瓶討了這個樣子，要家裡照樣去做，誰想他動起這個疑心來，一向不來，也就為這個嫌疑，常常遠著些，人沒得說。」師師道：「這風月機關上說道。章台路是不容易走的。偷寒送暖全要把口兒放穩些，到處裡就容易得了。」說著話，拿茶來吃了，著玉卿晚上來回話。玉卿謝了茶，起身去了。

原來光棍巧嘴只哄得人一次，今日翟員外吃了橄欖曉得回味來，那裡還聽鄭玉卿話的理。他因李師師動了財心，順水推船哄他個笑臉好來走動。那翟員外就十分呆，那有驚魚還來釣上的。因此玉卿出了門，不尋翟員外，到了自己家屋裡算計：如今翟員外看破了，決不肯把銀瓶放在他家裡，我又有這一番破綻，連翟員外家不便行走，可惜一段好姻緣，半路裡做了個露水夫妻。又想起銀瓶的情來，生死難開兩下難。捨不如尋個機會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好個妙計，只今夜就與銀瓶算計定了。趁此機會，李師師求我說話，不提防這一著，教他終日打雀兒，被老鴉了眼。

等到黃昏，挨到二更時候，換了黑衣裳，逕到河邊，在李師師後園牆下，伏在柳樹影裡。只聽見櫻桃在牆上露出臉來喚貓哩。當初李瓶兒接引西門慶成奸，原是喚貓為號，今日又犯了前病。有貓兒〔山坡羊〕一首：

貓兒貓兒，你生得十分甚妙，幾日不見牽腥，就嬌聲浪叫。你生得掛金鈎，雪裡送炭，實實的稀罕。又會那上樹扒牆，輕身的一跳。老鼠洞裡你慣使眼照，紅綾被裡親近了我幾遭。你有些毛病兒，好往人家亂走，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門，錯走了路道。昨日裡喂得飽了，不知往誰家去也。你休去竊肉偷雞，惹得王婆子家吵吵鬧鬧。你心裡會佛，偏喜這點腥臊。貓貓、你早早來家，怕撞著那剝皮的去賣了。

玉卿聽見喚貓，順著柳樹，往牆下來。牆原不高，櫻桃使個杌子接著。銀瓶半卸裝，倚門而候，這一時把角門開了。

櫻桃原是一路的，又早已賞了他些花粉戒指兒，買的不言語了，只落得兩個放心說話。上得閣子，把窗子兩搭兒下了，望不見燈光。銀瓶倒在懷裡，眼淚簇簇，只不敢高聲啼哭。玉卿也自傷情流淚。銀瓶道：「如今翟家要抬過門去，我的哥哥，咱就再不得一見了，我當初原為你才許了他，既然咱兩人拆散了，我死也不肯嫁他。我的哥哥，今夜見你一面，辭了你，我明日一條帶子就吊殺了。我的哥哥，你還來送我送兒。他這巢窩裡，甚麼有情，不知給口棺材那沒有。」說到此處，和玉卿二人抱頭痛哭。連櫻桃也在旁揩淚。玉卿看著櫻桃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央及你下樓去，替我聽著些動靜，怕那院子狗叫，我好早走，休再做了那一夜，險不打殺了。」哄得櫻桃下去了，玉卿道：「姐姐你且休哭，我有個心腹話兒，單來和你商議。如今咱在這裡，已是做不成夫妻了，你花朵的人兒，難道就死了罷？如今只有一計，這後園就是汴梁河，南船極多，賃下一隻小船來，這河裡接了你去，我又沒有爺娘家事，沒有妻，戀著甚麼，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，在那鎮江水營做把總，有了咱兩口，那裡換不出飯來吃，肯在這裡乾死了罷？」銀瓶聽說，把淚揩幹道：「哥哥你這個法兒十分的好，只怕你沒錢，那裡去湊，我這臥房那，有五個大箱，都是盛的翟家來下的金子釵兒珠子挑鳳纏絡翠面兒。翟員外的大元寶，李媽收去。還有他包席的銀子，到在這箱裡，還有好些尺頭，不曾剪的，也還值八九百兩銀子。你早早安排停當，我這裡度日如年，知道那廝幾時來抬我，只得這二三百里，僱下船，趁月黑頭，好接這東西，連衣服被褥，我的鏡架銅盆好少兒哩。你平日打得好彈弓，把個彈子打在我這樓上來，是個信，我好安排，連櫻桃都拐了去，路上好服侍。」說完了話，二人如何肯罷，就在床沿上勉強相愛一度而別。銀瓶取出金鑄二付，零銀一大包，交與玉卿。依舊過牆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玉卿叫家人進喜同到汴河口，賃了一隻浪船。是蘇州來的，因送的家眷坐下來，急要回南，只使了十五兩銀子，僱到揚州，立下契，交了五兩銀子買神福，說是家眷船。他把家下心愛的物件，隨身被褥先下了船，吩咐進喜在船上守著。他挨到日晚，到那河邊打雀兒，照著銀瓶閣子，不過數十步，一個彈子，輕輕打在樓板上，內有一條紙兒藏著。不敢多字，只寫了三更二字，銀瓶時刻在房中等信，久已把箱籠包裹停當，見了泥彈，不勝之喜。和櫻桃久已說通，要出去從良，在這巢窩裡，終來不是個常法，講成一路。到了三更夜靜，玉卿密把船泊在後園柳陰下，哄得船公睡下，叫進喜園外接著。他是熟路，進得園來，櫻桃已把皮箱物件，搬在牆跟，使一張桌子，擱得高高的，玉卿件件運進牆去，才扶銀瓶過牆來，把櫻桃抱在牆上，有進喜接下去了。進了船艙，那船上是個蠻子，只道是夜裡才搬了家眷到了。正是順風，半夜就走了八九十里。

到了天明，不見櫻桃過院子來取洗面水，李師師起來又晚，等到日午，角門還不曾開，叫了半日，沒人答應。把門挑開了看，那裡見個人影，樓上拾得空空的，一地都是紙，連琵琶等都拿去了，只撇下一個馬桶，西牆根下一張桌子。報與師師知道，嚇了個立睜。這才是強盜的東西被竊盜劫去。急忙使人往早路上四下跟尋。報與翟員外知道，騎馬去趕貼帖子，說報信的五十兩。那知他風高水路三千里，帆掛揚州幾日程。不說氣暈了翟員外，活惱煞李師師，要告狀打官司不提。

卻說這玉卿一路長行，過了淮安高郵湖，順風到了揚州，關上泊下船。銀瓶甚喜，見些山水人煙，一路上鮮魚美酒，手邊不少錢鈔，大吃大弄，強似那汴梁風景。或是玉卿吹笛，銀瓶吹簫，櫻桃管頓茶酒。到夜來一床而寐，好不快活。正是從來好事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玻璃泡。